

集部

秋澗集卷七十九

元　王惲　撰

承華事略卷第四

崇儒

漢明帝始為太子世祖拜桓榮為博士授太子經令止宿宮中者五年榮嘗寢疾太子朝夕遣中傅存問賜以珍饈帷帳後為少傅以太子經學畢成上疏陳謝太子

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至精不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今蒙下列不敢辭顧君慎疾重愛玉體

唐玄宗初為皇太子太極元年親釋奠於國學命右常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及禮記文王世子篇太子問疑義數條無量皆依古典以對微加規諷太子悅賜無量物百段及學宮胄子賜各有差

順宗立為皇太子喜學藝禮重師傅見輒先拜
臣惲觀明帝之奉書報謝順宗之見師先拜聖工之
立國學教胄子殿下之選儒士講經典皆以尊師重
道故也然尊其師必崇其教夫子之教堯舜文武之
道堯舜之道三綱五常是也夫子修而明之故為百
代帝王之師切見方今文儒之事關係教化曠而未
舉者數事如學校未興人材無所育儒戶未復士風
絕於下孔殿未修帝師虛其位襲封未定祀事乏其

主灑掃未給祖庭為之蕪如或當行惟殿下留意其

尊師重道之實光貫千古矣

親賢

漢惠帝為太子招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為

客太子侍高帝宴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鬚眉皓白衣冠

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姓前對上乃驚曰吾求公

數歲公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乎四人曰太子仁孝恭

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用者故臣等來耳上

曰煩公幸調護太子

元稹教本書云唐太宗為太子時引有道德者十八人為學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遂良姚思㢘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顔祖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中素陸德明孔穎達蓋聞達許敬宗雖閒宴飲食十八人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

臣惲伏覩自昔懋建元良所以屬民望植國本故必妙選老成耆德忠正賢良之士使左右前後朝夕納

誨蘊崇其德而況聖上顧付殿下以萬機之重哉其所急者莫親賢爲最譬如作室小大之材須積以歲月然後棟梁棖闑隨濟厥用不然顧雖一木或闕終不能就其室況治天下之廣居乎嘗聞聖上龍潛至於御極二十年間百色之人遠召明揚旁及草野一旦置諸庶位小大隨材曾不乏用以故昭丕天之業開一統之基雖聖神廣運亦被驅策者有所效耳其觀志繼行正在今日惟殿下留意

去邪

邢峙仕高齊為四門博士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食菜有邪蒿者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被褥縑纊

賈誼書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及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惲按二者食物之微古人之養太子皆却而不進其嚴如此矧邪枉不正之人所宜近哉故司馬光曰

太子之教雖前後僕從亦必孝悌端良之士誠有旨哉

納誨

晉元帝立子紹為皇太子以温嶠為中庶子深見寵遇與為布衣之交嶠數陳規誨甚有弘益又獻侍臣箴其略曰無以處極利在永貞思有虞之烝烝遵周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興晏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亮直稽古訓導懼道未融造膝詭辭咎將蘊崇鑒于九二天禄永終太子皆嘉納焉

臣惲按晉太子紹初在東宮以韓非子不足留心已從庾亮之言復納温嶠箴規至多弘益故能遇事損益謂止建西池樓觀也不妄舉動謂勸不親征王敦也宜其號兩晉賢明之主良可鑒也

承華事略卷第五

幾諫

東漢光武紀曰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

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唐順宗紀曰順宗為皇太子侍宴魚藻宫德宗懽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對及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每俟顔色陳其不可故二人卒不得用

臣惲竊惟子事父母有承順從令而已其或政令之非便舉動之過差而内發至誠遠徵古義周旋規切

達其善而已若諫之甚則傷恩又非臣子之所安故孔子以幾諫為言曾參以不逆為善又傳曰親有過子則降氣怡色柔聲以諫如明帝以順愛勸光武順宗以無荒而對德宗其於父子間可謂得幾微規諫之理矣臣特表而出之伏惟殿下詳覽以光子道

從諫

漢賈誼保傅篇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

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謂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愧恨也）化與心成故中（去聲）道若性（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為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

晉明帝在東宮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中庶子溫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應宜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及王敦舉兵內向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

臣惲以太子甫冠處深宮供子職而誼之詭防閑諷誦之嚴如此其備似為過論然以宗社儲貳言之意在副致涵養頂崇懿德異時重華繼照使易於從諫然後知古人念慮何深且遠哉況殿下春秋鼎盛當監國聽政之初仁孝賢明聞於中外欲虛已聽言斂天下之明以為已明取衆人之善以為已善誠不難矣

推恩

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為不用恩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治天下其易如物轉運于掌握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言文王自正其適妻至於兄弟至臨

御家邦皆舉已之心加於人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弗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大過人者謂勝過於人無他異能惟能推其所為恩惠耳

梁昭明太子統孝謹天至寛和容衆聞百姓賦役勤苦戸口未實輒斂容色重於勞擾宮臣有老父母者常遣存問歳時加賜珍膳衣服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庶人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刑工三歳士一人免官或霖雨積雪令

行視閭巷出襦袴以施貧凍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稱其仁

臣惲伏見聖工近年為征役煩重例減差徭山東被災溥加賑濟殿下日者慮繫囚淹滯也減雜罪以輕之念鰥寡困苦也發廩粟以濟之是皆德澤鴻厖者也今殿下朝夕聽理之事無非生民之利病時政之得失懷保惠和日深一日推是心而至於極又何獨哀庶獄之無辜見觳牛之不忍哉若廣採博聽因利

而利當更而更者寛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昔唐順宗處儲位日每進見德宗必有諫説未嘗懈倦故天下陰受其賜者二十餘年正以推此心加諸彼而已

承華事略卷第六

尚儉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出宫二十餘年不畜聲樂時俗稍奢以已率物服御樸素身衣浣布膳不兼肉京師穀貴令菲衣減膳改常饌為小食普通元年甘露降於

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云

唐太宗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其崇儉篇大畧曰聖代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茅茨不翦采椽不斵舟車不飾衣服無文土階不崇大羮不和非憎榮而惡味乃循薄而奉儉故風俗淳樸比屋可封此節儉之德也

臣惲竊惟人君以四海之廣萬民之富居處服用稍加華美未為過舉然帝堯以卑宫室稱聖君太禹以

菲飲食為令主葢儉者德之恭也侈者惡之大也兼儉德者化民之本工儉約則下豐足上侈靡則俗衰弊此必然之理也伏見聖上自臨御以來稽古崇儉如禁酒醴造繒綈去塗金率以樸素為先殿下方監國守成之際宜觀志承訓以謹其始天下幸甚

戒逸

書益稷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書無逸篇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昔殷中宗治民祗懼

不敢荒寧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亦不敢荒寧嘉靖殷邦享國五十九年自是厥後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臣惲謹按臯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解者曰不可逸欲當兢業者以天下萬事叢於一身微而難察多而難窮一不克謹則所失甚大昔大禹克勤於邦惡旨酒而好善言惜寸陰恐為善

日不足也皐陶尚陳戒如此後之嗣王春秋方盛者
固當寅恭儆懼戒遠逸豫頤養福壽則邦其永孚于
休矣

審官

唐元稹教本書云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
時重選馬周以官髙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
文宗太和四年左庶子孫革奏青宫列局護翼元良必
用鄉相子弟文學端士令以年月浸久漸至訛替近年

有流外出身者稽諸故事未嘗有流外出身者得廁此官當日有司經局校書正字品秩至卑而文學之人競求者蓋以無塵雜故也今五局郎資序本是清品若授流外則此司官屬漸成蕪蔓請自今以後不得注擬流外人勅旨准依

臣惲按唐高宗為太子太宗作帝範以訓內有審官一篇令左庶子孫革云稽諸故事無流外出身充東宮司局者正以貞觀以來餘官重選其流不雜之意

唐之選擇至嚴至慎如此又甞聞前金時東宫官寮遭遇纂承一切改授謂之隨龍轉其恩例名爵比常秩為特優遠觀唐制近視金法二者之間誠有當取鑒者

元貞守成事鑑

臣惲再拜昧死謹言臣伏念叨忝禄仕以來三十五年比者復蒙先皇帝召至闕下授以翰職顧惟衰庸思有以圖報萬一幸遇皇帝陛下嗣登寶位謹封上十有五

事題之曰守成事鑑皆逐事直説不敢過為言論庶便
觀覽謹列於後

敬天

王者為天眷命貴為一人富有四海然隨其所行得失
即降鑒而災祥之此天人感格必然之理吁可敬也伏
惟陛下英明仁孝繼天而王如實符應運慶雲開瑞年
穀豐登内外安足可見天心眷佑深至然祀告者寅畏
意也政事者感格本也故臣採自昔聖賢敬天實徳為

陛下言之夫抑畏顯命恒厥德而保小民者成湯也嚴恭祗懼謹身而修政事者高宗也小心翼翼順帝之則者文王也夙夜畏威日靖四方者周后也傳曰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此之謂也三代明君惟克若是故得申命用休享永年之祚幸陛下鑒觀日新聖德

法祖

伏見國家未有如今日之大亦未有若世祖文武皇帝之

聖者陛下新即大位規模法度首為重事然先事者後事之鑒祖宗者子孫之法緬惟先皇帝臨御天下三十五年之間洪規遠慮典章文物粲然備具但未纂為一代成憲宜令有司條具綱目不時鑒觀遵而行之譬猶彀之有機往省括于度則發無不中矣為益有三使祖宗良法善政永見於方來一也臣民安夫習熟易於奉行二也繼述先志茂隆孝治三也昔周武賡文王之聲永清四海漢文遵高祖之法化洽多方又書曰鑒于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茲非明效歟惟陛下留神覽察

愛民

天以至仁生萬物人君代天理物故當以仁愛為主國家自太祖肇造區夏至於先皇帝混一六合功成治定可謂至矣今陛下繼體守文如周成康措世於安寧漢文景注意於休息中外顒望正在今日所謂子愛實惠不出於息兵省刑薄斂而已茲者肆赦蠲徭停罷遠征固得其要尚當究仁愛之本使民永受其賜夫敦化厚

俗使民自遠於罪此乃省刑之本也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至不得已而用此乃息兵之本也躬先儉素撙節浮費不至厚取於民此乃薄斂之本也願陛下擴充詔條日新庶政何患德澤不被聲教之不廣哉又江南版籍貧下者衆去朝廷遠易動難安尤宜慎擇守令撫字有方秋毫無犯則盜賊自然消弭所謂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十羊九牧誠可為鑒

恤兵

兵民國家大本二者互相為用自昔視之如一伏惟陛
下即位之初審其如是首蠲民差重恤軍役可謂得愛
養不偏之道矣今寬恩已被於民編實惠未霑於軍籍
切恐綸音徒深衆望兼近年民間凋弊凡有雜泛與之
分當小户何堪實為重併此當論者一也軍籍自至元
八年緣強弱不均已曽推併迄今廿餘載新強舊乏陡
然不同今一體應役豈不偏重其九年軍雖行合併十
一年簽者當時起遣已是生受此當論者二也彼貧難

者未免赴愬自下而上中間齟齬比獲存恤至甚不易恐徒開有力者僥倖之門終不能為貧乏無力者之地至於瀍老病弱等户雖寛限優養譬猶疲乏犬馬終難復舊留之將安所用此當論者三也國家用兵六十餘年今天下已平不可忘戰但講治之法與時高下者有所潤略幸遇陛下曠示洪恩作新國政比之以姑息為惠何若詔所司依八年例再行通閲使貧富適宜至公均被則福禔中外豈不盛哉

守成

古稱繼體之君猶持盈守成盈者器之滿成者物之聚既成既盈手執身護一或怠則隳其成一或側則溢其盈可不慎哉伏惟陛下聰明睿知足以保臨即位之初追崇祖考尊禮大臣息兵愛民慎官節用已得守成之道臣所以孜孜為言者蓋以治安難恃驕怠易生故也昔唐太宗問創業守成孰難魏徵對曰昔之興秉亂覆昏殆天授人與既得則鮮不怠驕有國之弊常由此起

守成爲不易太宗以徵言爲然司馬光亦曰夫民有千金產者猶思先世所致必苦身謹守惟恐失墜况享祖宗奄有四海之業將傳於無窮當如何哉伏望陛下以司馬光之言爲鑒唐太宗之問爲法豈惟宗社之福實天下幸甚若夫聖子神孫既明其體不可不新其用敢略以四者爲言纂武功平禍亂而一統者垂統之祖也尚文德以求道而爲理者守成之君也仁義禮樂乃治之具也仁者政之德所以固億兆易動之心義者事之

制所以明政務當然之宜禮者萬事之節所以革去僭越定上下之分樂者聲音之和所以蕩滌淫邪浹天人之氣也此四者先王致治要道正在用之何如爾惟陛下垂察

清心

心為一身主萬善所從出惟澄治不為物慾蔽遷故得耳目聰明志慮精一況人君是心包羅萬慮經緯八方苟非澄治一或少差得失係焉昔二帝三王傳授治道

以心為本然不出執中建中而已曰中者何無過之謂中則天理之公過則人欲之私國之所以治者只在存此心清此心耳如此則或差之慮不生至公之理可得率至公之理以臨治其下孰不心服而化從今陛下英明睿哲氣志如神事無微而不察物無遠而不照復能鑒二帝三王之執中節嗜好遠功利使心鏡澄澈昭然一德照臨百官雖萬幾前陳酬酢聽斷將無逃於聖鑒矣其於守成持盈何有

勤政

人君代天理物所當法者天也天惟乾健不息四時行而歲功成君惟體之不息帝載熙而百揆叙故大禹業業勤邦明德垂百王之法太宗孜孜為治貞觀有三代之風後之君人者可不鑒哉况軍國大事日有萬幾須敷奏以時聽鑒有所今殿廷慶宴已有定儀視朝之禮尚曠而未行行之正在今日勤政之實無踰於此

尚儉

夫上儉約則下豐足上侈靡則俗凋敝此必然之理也故先皇帝崇尚儉約如重綢繒而輕紵衣去金飾而樸鞍履服用婚嫁一切有制以奉行漸遠不無稍緩令臣民衣著等於貴戚婚嫁聘財踰于公卿其僭越暴殄有不能供給者如漢文景時海内富安風俗淳厚蓋示以敦樸率先天下故也今陛下新即大位尚儉去奢最是切務且天之生財必供一世之用今國家財賦至廣每歲支持不易蓋事勝於財故也為今之計省事節用量

入為出以過有所費為戒昔金世宗時有以不給為請者世宗曰汝輩何騃殊不知府庫之財乃百姓之財耳我但總而主之安敢妄費至今稱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

謹令

臣聞號令者布德澤宣壅滯法天順民者也猶天之雷霆一出而不可掩故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唐太宗亦云發號施令當永為式須審定而不輕出令

陛下受命維新萬務伊始吏民奉行期于至治可不謹
而一之如政有所必革事有所當行發自宸衷詢之輔
相稽祖訓則例明協民心則允協如是而行既謹而一
則威肅而民信君尊而國安又舊例軍國事省與臺院
一同奏聞有所未當即議從所長當時行之甚為便益
目今各行専達既不通知事或窒礙必須更易其於大
體不無少虧宜申明舊例且防壅蔽天下幸

立法

法者輔治之具則不可一日闕歷觀自古代有成憲子孫守而不失如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大小之法尚未定議内而憲臺天子執法外而廉司州郡法吏是具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旋為理未免有酌量凖擬之差彼此重輕之異臣愚謂宜將先朝擬定律令頒為元年新法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避而難犯亦繼述之大事也

重臺諫

臣聞臺諫者天子耳目朝廷紀綱耳目聰明則事無壅蔽紀綱振理則朝廷肅清惟係重如此故權不宜使之輕氣不可使之沮否則聰明自蔽綱紀自緩將何所賴惟職專糾彈不恱者衆又近年以來被劾者欲緩已罪反行誣告權臣因之沮抑靡所不至究其無實多不抵坐致使邪氣轉甚正人結舌根本内撥枝葉外瘁甚失風憲大體故古人有言鷹隼獲禽獵人隨護不然反為

物傷可不念哉昔裕宗皇帝聽理東朝審其如是力為扶持今陛下即位之初特為係重一切所行率由舊章悠久如是豈惟肅正朝綱聰明有賴執法明而尊嚴之道備矣臣愚表而言者為天下賀

選士

伏覩先皇帝在潛登極四十年間招延側陋尋訪好人略無虛歲得士之多於斯為盛以選擇難精任使乖用設科取士常有定議計古今治道良法美意行之略遍

獨此未及行耳比讀詔條節該議貢舉之法可謂得先帝遺旨矣況科舉取士歷代講究既公且當無踰於此若將十一年已定程試格式舉行甚允當也但科場停罷日久欲收實效行之不可草略必先整學校選教官擇生徒限以歲月方可考試如是則能得實材以備國家之用臣愚所以為言者選取人材最為方今切務不可緩也頃年世宗皇帝暨裕宗皇帝所以將行而未遑者天其意欲以遺陛下俾為今日守成致治之本歟

慎名爵

書稱官爵天秩王者不可私以予人何則礪世磨鈍鼓舞一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正賴此耳惟賢惟能然後授之尚慮得之輕則視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重君子恥為而小人至矣今四海一家廓然無事收攬威權正在今日朝廷宜重而惜之不輕與人謂如李唐季年使職或帶相銜初無分省實權何則既遠闕廷豈容别置省府所以然者蓋亡金南渡後一時權宜

不可為法其勲伐者當如漢唐封加官爵夫有功勞者酬以官爵有材德者任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未聞以輔相之職為賞功之官者宜講明典故别議施行

明賞罰

賞罰為國大柄惟政先定體官有定員則大柄可行能責人以成效況古人為官擇人後世為人擇官職此之由政本不立遂成冗濫此古今之通弊也故唐太宗貞

觀元年首明致理之本任賢去冗定文武官才六百餘員金世宗即位之初專以廉能責下遣官分察州郡以三等大明黜陟闕加選擢其汚濫不職者第一等並除名第二等三等俱解職比聞詔有司減官增俸是將汰冗養能正此意也頃年亦嘗定奪緣事重責大行之有所未盡今者之舉非斷自宸衷先定體而行之恐無異於前時臣故曰減冗員莫若議新制責廉能無如明黜陟內則遵太宗以為法外則取金朝以為鑒若此孰不承風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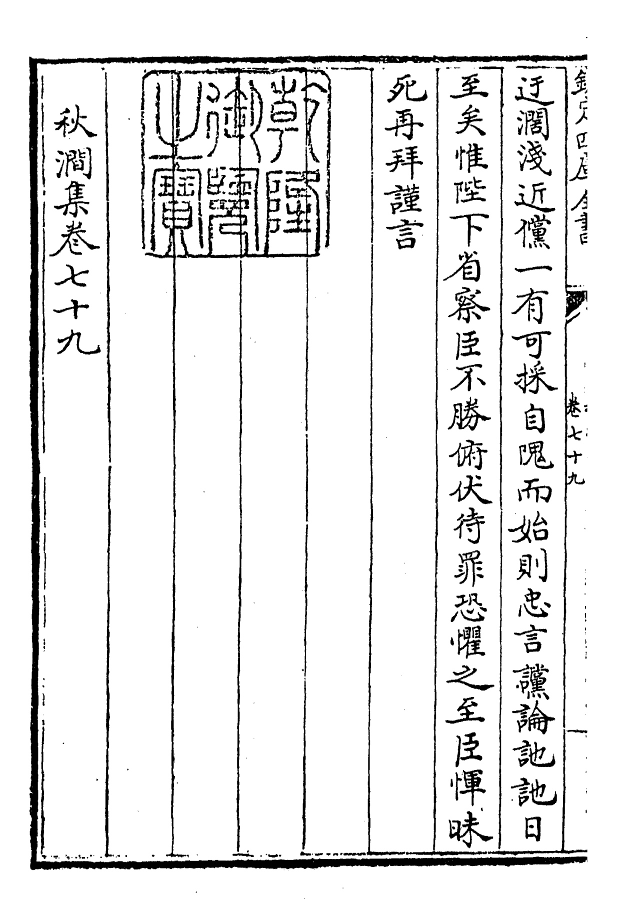
厲庶幾名實兩得漸消苟且因循之弊則貞觀三代之風大定惟新之治恐不專美于前代矣

遠慮

伏見陛下纂承以來時和歲豐萬方晏然可謂既安且治似無可慮者然自昔明主不狃安目前常存深遠之慮者蓋事生於細微患成於所忽故易以履霜堅氷為言書以不見是圖為戒又賈生有云天下大器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以方今論之如備禦邊防

規貯兵儲遠謹斥堠等撫安新附降德音擇守弭盜賊官隄防水旱復常平廣蓄積謹隄防敦厚風俗興學校敦孝廉重德義抑游惰禁奢僭肅清官吏表廉能絶請謁禁吏商抑貪鄙可遠謀而深慮者豈皆無之惟在究其所未然而圖其所當置則致治保邦為不難矣何近憂切患之有哉故傳曰遠乃猷又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皆聖人以遠為慮也幸陛下鑒觀毋以目前之安為安惕然以久遠治安為慮恐先皇帝付託遺意正在於是臣又聞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所進言固

迂濶淺近儻一有可採自愧而始則忠言讜論訑訑日至矣惟陛下省察臣不勝俯伏待罪恐懼之至臣惲昧死再拜謹言



秋澗集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澗集卷八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夏雲霄

秋澗集卷八十

中堂事記序

元　王惲　撰

余自稚歲讀書頗有志於世甫及壯年彈冠應聘適際夫風雲慶會千載一遇之時荷橐載筆從事其間以至密邇論思疇酢吏務需香紅藥之陛接武雲龍之地若有所遇而大有所為也不圖爾後蹭蹬於仕途者廿餘

年回視向之雁行而請署者川泳雲飛觸目皆是比量
薄分蓋有無非命者况今日就衰謝百念灰冷有求田
問舍躬耕種樹而已然覺吾胸中耿耿者尚在及閱故
書復得當時直省日録觀其與諸賢聚精會神於一堂
之上所以開太平之基播無疆之休者班班可見因略
為修飾題之曰中堂事記庶幾閱是編者知予生長明
時雖無寸補亦常饜飫邦家之光為閭里之榮也藏之
篋笥固不敢以千金享之異時有索野史求史臣中舍

之所遺逸者不無一得于斯焉㫖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歲秋九月七日前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左司都事王惲序

中堂事記上

庚申年春三月十七日世祖皇帝即位於開平府建號為中統元年秋七月十三日立行中書省於燕京劄付各道宣撫司取儒士吏員通錢穀者各一人仍令所在津遣秉驛赴省惲亦忝預其選是年冬十月至燕以三

書掾獻相府大率陳為學行已達辰致用之意頗蒙慰奬令隨省通知計籍使綜練衆務日熟聞見焉

行中書省官四員

丞相瑪穆特嚴厲凜然不可犯初與趙相行六部於燕至是就用為行省長官

平章政事王文統字以道大定府人前經義進士

平章政事趙璧字寶臣西京懷仁縣人資弘偉能任大事以氣量雄天下

參知政事張易字仲一太原交城人資剛明尚氣臨政善斷待士以誠忤之不復與合

左右司郎官八員

郎中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金尚書右丞益謙之孫資聰敏有左氏學通諸國譯語

郭榮祖字榮叔燕人部令史出身廣詳雅能酬應事變自大興府參謀為今職

晉汝賢字才卿燕人班秖令史出身資陰克有幹局

員外郎

王德容字仲寬河間將陵人部令史出身

張桐字子華燕人班秖令史出身

邢敏字公達京兆人部令史出身

都事

劉郁字文季渾源人

王德輔字良臣陳州商水人經童出身

提控令史

李惟寅字舜臣西京人前進士

楊文卿

珠嘉謙字和之遼東人

楊恕字誠之

左房省掾

馬璘字文玉燕新城人後衆知揚州行省事

樂思齊字齊賢燕人

王文蔚字仲玉東平人終濟南經歴官

劉傑字漢卿益都人

王守正字賢之新城人

宋鈞字庭秀大名人

楊顒字伯榮鎮之無極人今爲京兆屯田總管

楊湜字彦清鎮之藁城人

楊珍字國寶鎮之中山人

蔡玠字廷玉相州人

馮處厚髙唐人

髙明字彔克汴梁人

陳鼎字取新真定人

閻沂字巨川行唐人

李鋆字裕卿相人

右房省掾

袁裕字仲寬孟州孟津人終順德總尹

李昺字器之相人

劉作字述之柘城人

吳璧字國器邯鄲人

張安仁字壽之

宋璋字寶國柘城人

梁德佐字輔之燕人

張適字濟之平灤人

劉濟字巨川

周嘏字器之燕人

張楫字巨川覃懐人

架閣庫官二人

邊闕字正卿德興人經童出身

王和卿太原人

典吏六人

劉謙字伯益　盧慎字順之洺州人

侯康濟字仲澤真定人　趙文輝字克明燕人

王顯卿熊岳人黄華姪孫　張瓚燕人

斷事官

阿固岱　麥肖

奇塔特巴克實　唐古岱

老塔齊爾其子雅濟克今復為斷事官　伊納克

鄂嚕齊　　　　　　　　呼圖克奉御

奏事官

楊仁風字文卿潞州人令為真定等路宣慰使

客省使一人

班定直字舜卿山陰人

奉使三人

孟甲字文伯太原介休人嘗奉使大理有光遠功

武茂字茂卿平定人終鄧州統軍

劉芳字世傑中山人

知省印一人

許揖字公度太原忻州人

通譯使四人

阿里和之西域人　道努達克

王哈喇　王炳字煥卿太原人

宣使六人

李顯祖字顯卿相人

富察禧字仲康終涿州尹

王好禮字立夫真定人

楊特穆爾

甯澥字清甫平陽洪洞人

瓜爾佳巴蘇呼今為真定等路宣慰撫副使

回回譯史一人

敏珠爾丹所譯簿籍擣治方厚尺紙為葉以木筆挑書

普速蠻字該寫衆事紙四隅用縷穿繫讀則脫而下

之令為平章政事
書填勘合令史三人
馮崧字壽卿令為湖南北道按察副使
馬紹字子卿
李從周字文則東平人仕至東朝斷事官
掌故二人
馮渭字清甫真定人亡金松菴之子省令史出身
完顏良輔亡金省知除房令史

詳定官三人

楊威字震亨太原太谷縣人治春秋義

張永錫字孝純太原人

周止字定夫濵州人資強發有口多記前人利害事條因言事見稱在當時有足觀者都堂懸其卷於幕中用勸來者自是游道頗廣嘗權右司都事

講集太常禮樂官三人

許靖字唐臣安平人以三策終場試太常檢討

郭伯達黨仲和皆東平人同講究勾當編類一切儀禮

及祀典合祭諸神等事

肄習供衛事官一人

樊興嗣字作堅燕人時令彩畫鑾駕一切儀仗服色等物及教習隨取到控鶴等人授供衛大使

省理問官三人

蔚祚字天禄闕人律科出身

邊闕字邦傑闕人律科出身

張雲鵬字鵬飛燕人令任浙西憲副

掌記一人

魏初字太初順聖人魏學士姪孫思廉之子初掌書記繼為邊關防令史令編類一切戶口差稅宣課地略堡塞等事宣課自領省立額幾何迄今增益幾何餘皆類此

檢法兼緣堂一人

沈侃字和卿大名人法律出身終陵州同知

堂厨局長一人

張抄兒赤

省醫二人

元鐸字振之獲呂人

楊庸字君卿燕人

鑄印局官三人

劉淵字仲廣濟南人劉狀元子

劉驥字思齊通州人前進士劉晋德新子

王利用字國賓大都人

交鈔提舉司官三人

張介字介甫燕京人部令史出身

梁闕字秀實燕人

王煥字紹明

元寶總庫官

李元字唐卿河南緱氏人前進士第王鶚榜

榷貨司官二人

郭儀字宜之真定人部令史出身

王諤字諤臣燕人

萬億庫官一人
魏祥卿學士姪
交鈔庫官二人
高澤字濟夫平陽人
路闕字子敬潞州人
應辦供頓官四人
郭汝梅燕人終南京總管
重陽二哥

斜飛西域人

李瑞字天祥潞州人吏員終襄垣縣尹

到省聽任人員

康天英字國才相人

胡祇遹字紹聞武安人終山東按察使

李謙字受益今翰林侍讀學士

劉宣字伯宣太原忻州人

韓璿字寶之平陽人

馬天驥字彦良磁州人

陳祥字君祥大名人

張焕字彦明濟南人

張遹祖字仲賢順天人

白俞字舜俞

吳讓字謙甫

時官至省者士人首以有無生理通曉吏事爲問及取要所業文字蓋審夫資身之術或能否從事及手筆何

如耳又擬以士人充省掾吏員補兩部令史東平士夫李謙聞之不欲吏辭去

劉仲祥東平人亦係到省聽任人員

時堂議擬令諸掾巾裹一衣皂服仍佩書袋於上或曰書袋廢已久驟用恐駭觀聽若巾裹服止皂褐二色儘表於衆遂行焉

是月刱建葫蘆套省倉落成號曰千斯時大都漕司勸農等倉歲供營帳工匠月支口糧此則專用收貯隨路

儹漕糧科秪修應辦用度及勘會亡金通州河倉規制自是漕船入都常平救荒之法以次有議焉諸投下五户絲料譯語曰阿哈塔穆爾自來就徵於州郡堂議云如此是恩不自上出事又不一於政體未便奏准皆輸大都總藏每歲令各投下差官赴省驗數開支

其法每户科絲二十二兩四錢二户計該絲二斤一十二兩八錢其二斤即係内官正絲内正絲色絲各半外將每户賸餘六兩四錢儹至五户滿二斤數目

付本投下支用謂之二五戸絲以十分論之納官者七分投下得其三焉

十一月甲子朔二日乙丑時夜禁甚嚴慮公幹有礙令有司置夜行白油木牌雖官府貴近非此不敢輙出往時一切無賴等人侵暴不法之事盡行斂息

時應乗驛馬皆從省府給降劄子堂議亡金時馬劄子上畫墨桃紀數今宜印以墨馬遂用之如三匹者三馬五匹者五馬仍用省印以傳其上

癸酉濟南宣撫司申宣撫副使王磐先生字文炳永年人前進士第道號鹿菴年七十致仕棄職去相府以惲係王席生令作書云省留之乃執覆曰鹿菴先生人品高邁宜膺大受不可處之人下雖招之恐終不應不若從其所好遂止

初行六部所會東平路民賦帳冊或有言未盡者堂議欲覆實之令周止劉芳王惲等置局磨勘都事劉郁領其事於上惲等力言其不可不允至於再三曰往事不宜究問此若一行非徒無益適足取怨無衆怒不可犯

也宜詳思遂寢

時衆陳言等以中元所降詔書內一欵節該有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呈獻若言不可採並無罪責如其可用朝廷優加遷賞以旌忠直至是日有言以未用堂議令詳定官分閗其言為三等如體用無備切中機宜文彩可觀者為上雖之文筆其指陳利害有興革之方者為中餘皆為下除現區處人數外其餘量給路費省會寧家聽候

十二月甲午朔時於省東織造局置司集諸路計吏類校一歲簿帳時相領務者退食後日一至按閱程務有未便即改立體式肅如也

詳定官楊威以星變陳書省官宜解機務以避賢者不然且有大咎先生名威字震亨洛之永安人資剛直敢言通天文知兵金末嘗從軍陝右以勞充帥府議事官至元十年襄陽降安撫呂文焕過磁先生以詩讓之有云設若汝不來宋祚能有幾須知李陵生何若張巡死呂以白金贈之不受壽八十終州教官有文集若干卷其為文思致甚敏詩乃其所長云

壬寅夜大風雪寒苦時中省官僚未明已即事過晡始

散是早僚屬有後至者省官諭之曰風雨晦暝常情例懈在公者當夙興益勵可以辦集而儆其餘也閭省爲惕然又曰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斂宜薄寃抑宜察追呼宜簡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燕會宜戒思患宜豫防此雖古語於治道且盡可不慎哉丞相瑪穆特燕省自來置廢官西臺上覺隘近市不稱具贍以移省事上聞奉聖旨遷四王府其列聖神主奉安聖安寺瑞像前殿明年以樂善老故府爲省署仍以金都省舊額榜焉

時又於烟霞觀摘委房長纂類一切合奏機務如錢穀數目事事比附舊例多寡有本有末使見節目優劣大槩總撮要領從簡易知極其略殆笏記之體云

中統二年辛酉正月癸亥朔丞相瑪穆特行帳頓拜郊臺下省事日集樂遊南園劉行省所治從便首相故也

癸酉左司都事劉郁被譴既而辭退堂議以前進士楊恕代焉恕字誠之金内相文獻公子舉落人經義第成德君子也後為翰林侍制終易州尹

省府為發下中統元寶交鈔榜省諭隨路其文曰省府

欽依印造到中統元寶交鈔擬於隨路宣撫司所轄諸路不限年月通行流轉應據酒稅醋鹽鐵等課程并不以是何諸科名差發内並行收受如有諸人賫元寶交鈔從便却行赴庫倒換白銀物貨即便依數支發並不得停滯每兩止納工墨鈔三分外别無尅減添搭錢數照依下項擬定元寶交鈔體例行用如有阻壞鈔法之人依條究治施行據此須議出給者

一諸路通行中統元寶街下買賣金銀絲絹段疋斛

斟一切諸物每一貫同鈔一兩每兩貫同白銀一兩

行用永為定例並無添減

壹拾文　貳拾文　叁拾文　伍拾文

壹伯文　貳伯文　叁伯文　伍伯文

壹貫文省貳貫文省文省如七十足陌八十足陌若使同銅錢便省官司利益

鈔文故先作文省二字

一各路元行舊鈔并白帖子止勒元發官司庫官人

等依數收倒毋致虧損百姓須管日近收倒盡絶再

不行使仍於庫司門首張掛照勘隨路秪應中間多省諭諸人各令通知

涉冒濫議欲行批劵法曰此法止可約束妄奏闕差疾

足而已達官巨僚不能盡然遂止明定分例行下各

道

時圖寫歷代君臣可法政要及自古太子賢孝等事秪

備向前進說

十日壬子親衛董文炳字彦明藁城人來自北庭知我

軍大捷中外稱慶省府議所有合行事理劄付各路宣

撫司榜諭者其文曰皇帝聖旨裏行中書省瑪穆特為頭
官員欽惟皇帝即位之初下寛大之詔恤疲困之民除
舊弊立新政條畫非一期與民共享有生之樂省府恭
承聖訓方將撫治閭大軍調發供給軍需轉輸糧餉遂
急催辦文繁事冗不無少有騷動照得續奉詔書節文
軍方弭而復興民甫休而再擾欽惟聖慮已嘗軫念及
此蓋遇一時之變者難拘定例圖遠大之功者未免有
勞人費物之舉凡此等事皆非得已為天下除害也近

奉聖旨節文大鄂爾多人來也其餘軍人與民户每亦多投拜了也即目無咱每迎敵底人也省諭軍民安業務農者欽奉如此欽惟皇帝仁民愛物之心自今以往復得盡行施設今照得已未行事理條列于後務要實行非止虚文而已合行榜示者

一軍馬之事糧草為大近為大軍調遣方當征進之日未見回軍之期省府扣算年銷所用糧料稈草驗諸路軍均科除各處存留祇應外撥赴軍儲省倉分

作三限送納省府非不知民力困乏遠倉生受緣為軍儲必用之物若不乘此農隙時分送納將來失悞軍儲不免再行動衆搬運如此則今日之勞却無春夏之擾也至日不惟雨水泥濘民力轉致生受又是妨奪農務失悞歲計所費又甚于今日也近奉聖旨已將喂馬草料槽鐁等物盡行住罷省府恭承聖訓恤民之意遽已科遠倉糧以三分為率初限一分轉限至年終赴所指倉分外中末限一分至今年二月

終盡數改撥各就附近河倉送納工是帶納水運脚錢將来官為雇脚搬運再不動民扣算今年遠倉糧數比附工年各處赴軍儲遠倉税糧三分中爭一分數少亦是減省民力即目年銷糧料足用仰省諭農民作活

一欽奉聖旨罷散喂馬稈草等事省府照得已曾行下各路宣撫司將已納到官草數除各路年銷外盡數給還本户若有未納者亦行停罷并將元准備夫

役槽鏉等盡數教散歸還去來竊恐所在官司因而
作弊私下拘占人夫槽鏉仰宣撫司照依已行罷散
據各還本主數目遍行省諭無得隱匿剋減務要實
到於民
一為軍馬調度凡衣襖器仗馬匹等物省府委官支
價收買并搬運糧斛脚力駱駝車仗皆係官錢雇覔
外據毛連夾袋止是借倩民力縫造並無賒借科著
等事竊恐在下官吏等中間作弊指託軍須為名一

面揭借或有名為和買不支價錢雖支價錢却行尅
減上下蒙蔽以致苦難深失朝廷優恤百姓之意若
有如此作弊之人許令陳告以憑究治施行今後遇
有合用物件依前支價和買
一為去歲桑蠶田禾間有災傷去處欽依詔書已令
各路宣撫司驗災傷分數從實減免差撥外不被災
地面亦令量減分數如此存恤猶恐人苦難又以漏
籍并老弱等户協濟本處當差户計庶望民力少得

休息外據宣課事亦令驗委實偏重去處量行減免
所有鹽貨聽從民便買賣食用並無椿配給散之家
此皆聖主仁政之所先也仰宣撫司照依已行事理
施行
一欽奉詔書今後各處應有久遠安屯并暫時經過
軍馬合用糧食於官倉內驗數支給却不得騷擾人
民仰各處管軍官管民官遞互相照省府照得即目
春首正及二麥滋榮桑祼生發布種五穀時分竊恐

經過軍馬并屯住營寨人等牧放頭疋食踐田禾嚙咬桑棵樹木及強要酒食欺奪物件騷擾不安失悞農民歲計阻礙通行客旅仰宣撫司行下各管官司欽依已奉詔書事理依上照管禁治若有不能斷遣者開具緣由申來以憑究治施行

一欽奉詔書農桑衣食之本勤謹則可致有餘慵惰則必至不足正賴有司歲時勸課省府照得即目春首農作時分仰宣撫司令已委勸農官員欽依所奉

詔書於所管地面內依上勸課勾當務要田疇開闢
桑麻增盛毋得慢易仍於歲終考校勤惰明行賞罰
以勸將來
一欽奉詔書鰥寡孤獨癈疾不能自存之人於官倉
內支糧賑贍仰宣撫司令所在官司依上賑贍仍置
孤老院存卹住坐
一隨路罪囚除犯重刑奏聞待報外其餘罪囚仰宣
撫司審問得實別無冤枉就便量罪斷遣毋得留滯

一體究得隨處盜賊往往生發侵害良民蓋是所在官司不曾嚴行禁治深為未便省府近為燕京多被盜去處明立罪賞嚴切夜禁督勒官兵捕盜人員將作惡賊人盡數拿獲依條斷罪仰各路宣撫司遍行所屬州縣若有失盜去處照依燕京體例添氣力多設方略隨時捕捉明立賞格嚴行懲誡如有捉獲強盜之人除官賞外更於賊人家產內給付充賞若有同伴賊人并安泊之家及兩隣知而不首者同罪失

覺者量行治罪

一若有游手好閒不務家業賭博錢物開張酒肆之人仰所在官司常切禁斷若有違犯者治罪施行

一州縣之治俱在官吏若得其人百姓安集差撥均平苟非其人定是差撥不均民被其害不有黜陟賞罰何由激勸懲誡據本路見任官吏如有贓汚事者國有常典其才能異衆廉幹可稱者仰宣撫司開坐事跡保申來以憑聞奏超擢任用施行

丁巳元夕大風雪晝暝有衆盜刼民家是晚官寮聚省出重賞捕賊明日獲焉

二月癸巳朔五日丁酉行省官奉旨北上後三日惲與偕行者周定夫巳刻遇河南經略使史公於居庸南口相與迎謁道左公問瑪相所在曰次西南土樓村公相見而去知車駕回鑾北兵已敗遁去行者居者為熙然也前次北口店復有旨山北寒冱可緩來遂還是日遇張國公於中店説見𪫧亡金實録赴省呈進省官時繕

寫進讀大定政要得此更為補益之

時鈔法初行惟恐澁滯公私不便省官日與提舉司官及採衆議深為講究利病所在其法大約隨路設立鈔庫如發鈔若干隨降銀貨即同見銀流轉據倒到庫銀不以多寡即裝垛各庫作本使子母相權准平物估鈔有多少銀本常不虧欠至互易銀鈔及以昏換新除工墨出入正法外並無增減又中間防閑庫司略無少弊所納酒醋稅鹽引等課程大小一切差發一以元寶為

則其出納者雖昏爛併令收受七道宣撫司管限三日
午前將彼中鈔法有無氐滯及物價低昂與鈔相礙於
民有損者晝時規措有法以制之在都總庫印到料鈔
不以多寡隨吏備隨路庫司闕用外一切經費雖緩急
不許動支借貸其錢貫顯應鈔面將來以錢鈔互為表
裏此張本也時週歳包銀六萬餘錠鈔數人及五十餘
萬堂議嘗云若印至百萬所獲差息可盡免天下包差
蓋以平準貿易諸物一歳民間毀廢不貲皆為官息也

又當時鈔法有甚便數事艱得一也經費省二也銀本常足不動三也偽造者少四也視鈔重於金銀五也日實不虛六也百貨價平七也

二十一日己亥未刻淮海都督府申宋人圍我海州堂議飛奏外命惲持省檄馳海青傳催發經略史公令率河外諸軍往援既啟行隨得報云宋人已退走遂止

二十二日役來趣闕省北上越

三月壬戌五日丙寅未刻丞相瑪公與同寮發自燕京

是夕宿通玄北郭偕行者都事楊恕提控珠嘉譪詳定官周止省掾王文蔚劉傑

六日丁卯午憩海店距京城廿里凡省部未絶事務於此悉行決遣是晚宿南口新店距海店七十里

戊辰卯刻入居庸關世傳始皇北築時居庸徙於此故名兩山巉絶中若鐵峽少陵云硤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者蓋寫真也控扼南北實為古今巨防午憩姚家店是夜宿北口軍營月犯東井鉞星或者云斧鉞用兵之

兆距南口姚店三十里而遠

己巳辰刻度八達嶺於小雨閒俯望燕城殆井底然出
北口午憩棒棰店天容日氣與山南絶異以暄涼較之
爭逾月矣午飯榆林驛其地大山北環舉目已莽蒼沙
磧蓋古嬀州地也是夜宿懷來縣縣南距北口五十三里
縣東南里許有釀泉井水作淡鵝黄色其曰玉液即此
出也官爲置務歲供御醪焉

庚午泊統墓店詢其名土人云店北舊有統軍墓故稱

是夜宿雷氏驛亭地形轉高西望雞鳴山南眺桑乾上流自奉聖東諸山下注白波洶湧若驅山而東雞鳴山者昔唐太宗東征至其下聞雞鳴故名東南距懷來七十里之遠

辛未午刻入宣德州申刻使者也鮮乃至傳旨趣令諸官速赴行殿是夜宿考工官劉氏第

十一日壬申候瑪相為一日留蓋有所需也距雷氏驛九十里

癸酉行六十里値雪宿青麓

十三日甲戌至定邊城憩焉蓋金所築故城也是夜宿黑崖子距青麓九十里

十四日乙亥抵榷場峪蓋金初南北互市之所也是夜露宿雙城北十里小河之東南距黑崖西北一百有五里

十五日丙子停午至察罕諾爾時行宫在申刻大風作玄雲自西北突起少頃四合雪花掌如平地尺許亂濼

河而北次東北土塿下羣山糾紛川形平易因其勢而廣狹焉泉流縈紆揭衣可涉地氣甚溫大寒掃雪寢以單韋煦如也沙草𣮎茂極利畜牧按地志濼野葢金人駐夏金蓮凉陘一帶遼人云王國崖者是也

上命平章王文統草荅高麗手詔其辭有誦經供佛為國祈福良可嘉之語選集賽丹其官借職伯衛將軍以高逸民借職禮部員外郎為副使其國將發高麗世子來覲止焉初高麗國相有以書致寒暄於省府者欲以

書爲答且以方畧撼之俾見我大國文加武暢之盛憚曰不可境外之交非人臣所宜此范文正書諭元昊遂得罪於裕陵也可不戒哉乃止

十六日丁丑上遣參知政事張易廉右轄廉名希憲字人甫澣海人天資沈毅臨大事不可奪其廉正有大臣風節傳旨慰諭行省官時御道不啟拜覲者皆俟故留八日而發距雙城七十里

二十三日甲申次鞍子山南距灤河四十里

二十四日乙酉次桓州故城西南四十里有李陵故臺道陵勅建祠宇故址尚在未刻朔風發雨霰交作傳令方春牧馬不勝寒克瘦弱者悉用氊毳搭覆其背否者以法從事

二十六日丁亥時諸王有以宥令行下本管及祝香四岳者朝廷以當否為問省官婉辭以對此無他止是爭欲徼福耳若大制一定此事自革晨霜蔽野如大雪日極高陰凝始釋距鞍子山廿有五里是日完州人高道

字道之來自和林城説迤北正二月間地草自然東自和林西至坎州其燃極草根而止水温處愈甚人往來者須以氊濡水覆其上可越又有黑風掠人面如灼兵械及山椒遇夜皆有火出在山者如列炬然或者云火兵象皆彼自焚銷鑠之兆

二十七日戊子次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濠尚宛然也距舊桓州三十里申刻欻有兔自北來入王相帳中獲焉公曰兔陰類性狡一舉而得吾事其有解矣

二十八日己丑飯新桓州未刻扈從鑾駕入開平府蓋聖上龍飛之地歲丙辰始建都城龍岡蟠其陰灤江經其陽四山拱衛佳氣葱鬱都東北不十里有大松林異鳥羣集曰察必鶻者蓋産於此山有木水有魚鹽貨狼籍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然水泉淺大氷負土夏冷而冬冽東北方極高寒處也按方輿志蓋東漢烏桓地也距新桓州四十有五里

二十九日庚寅風霾四塞日三丈許方解

三十日辛卯立夏風色尤慘澹無光

夏四月癸巳壬辰朔日氣極清明有輝

二日癸巳陰慘盡日

三日甲午極晴和

四日乙未頗覺暑氣是日向巳暉從徵君賓許李洎九

道宣撫侯雲叟公疾于私第茶畢而退

秋澗集卷八十

秋澗集卷八十一

元 王惲 撰

中堂事記中

五日丙申陰晦王相同左右司郎中賈居貞始入朝陛見上喜甚既退侍中和者思傳旨命與諸相集議六曹并九道宣撫事於中書堂

六日丁酉諸相會左丞張仲謙第左丞名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資安和

靖公內敏於政不大聲以色惲為都司睹公來催悵竿綦二事因數曰朝家事有大小事需議可取奏稍緩無妨餘則不然吾子切念之今日思之可為至言也以決前議大抵選官薄賦平鈔法等事論者頗交雜王曰何傷取其長便者用焉未刻諸相入見進大定政要因大論政務於上前聖鑒英明多可其奏班退諭相曰翼日朕郊祭驪馬駉馬卿等不必扈行凡內外之務比還悉裁定以聞

八日己亥天日極晴朗上祀天於舊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預禮也

九日庚子晴暖諸相圓坐都省集兩曹掾史讐九道民事
十日辛丑王張廉三相洎貫郎中會議政事因論功利
等事且曰世代下衰其勢有不得不爾者時惲亦預坐
因徐起而言曰功利既不能弛心與術亦不可不辨也
且心以居正為體術以應變為用總之體不失而有成
者為上此大臣所先務也三相愕而起
十一日壬寅保定總管蔡國公嗣子和略以本道鈔法
事來議都堂為經畫之已刻張參政廉右丞會王相第

令詳定官周止縷讀衆士嘉謨而詳聽焉僉曰不為無益也繼會九道宣撫定議官制輕減民賦等事申刻東北雲起翁若潑墨雨東來散絲千門間乍暑霑潤為一快也

十二日癸夘諸相集廡右丞第審定前議臚進之飯焉晌午鑾輅還宫有頃侍中和者思傳旨召諸相入朝遂以軍國大政上聞都俞際衆悉之以對天顔為喜動且有恨其見晩之歎是日平章趙璧以軍儲事被譴胥靡

於家甚嚴惲時從承旨王公上詣趙公心雖惕厲氣量裕如也從而不去者唯門下士李革在焉（趙事為結東平糧事李九山謂此事蓋意起於陳德秀禍成於杜彥深公實不知也蘭仁輔之）是日河南宣撫兼經略使史公至自汴梁

十三日甲辰卯刻會廉右丞第辰刻諸相入朝以議定六部等事上聞綸音撫慰大允所奏曰向來羣疑渙然氷釋比出宮小雨浥塵緩轡沙堤有不覺其喜者晡時張參政廉右丞會王相第已奏允諸務來審聽焉

十四日乙巳雨午刻開齋會楊宣撫果張宣撫德輝劉宣撫肅張右丞再議民賦事蓋有所未盡故也

十五日丙午有旨就上都長春宫作清醮三晝夜為民祈福奏告文字交王鶚定撰者其辭有既獲异矜之福宜隆敷錫之恩六轡屬還歸之際一家孚保乂之休言念蒼生不無累擾或凶荒之災相望或轉徙之苦相成雖勑有司俾修善政更祈照鑒普洽鴻私是日巳刻廉右丞張參政會王相第呼金齒蠻使人問其來庭之意

及國俗地理等事言語侏離重譯而後通國名百夷盖

羣蠻之緫稱也其國在大理西南數千里外而隸六詔

焉曰阿吉者龍川部長塔亭所遣偕來者八人始自戊

午冬發於本土至是方達上都其人衣冠裝束髻髮于

項裹之絳氊復以白疊布盤繞其首衣以皂繒無衿領

之制膝以前裂而編之如懸索然眉額間塗丹墨為飾

佥其齒盖國俗之賤者也意思野逸殆鷙鷹然其土宜

稻有牛馬山羊雞豚鵞鴨之屬兵械有刀槊手弩而無

弓矢甲冑既而遣還上命中山人劉芳借職兵部郎中使其國都堂命惲草詔其辭有嘉爾等跋涉修阻懷德遠來首輸事大之誠克謹畏天之戒轉爲宣暢皇猷告諭隣附俾知國家威靈無遠弗屆之意是日耶律中書來自漠北

十六日丁未史經畧張右丞洎衆宣撫集都堂條具民政

十七日戊申辰刻諸相入朝以集議聞上一允所奏向夕出宮

十八日己酉省奏准條畫民事凡廿七款為施行之

十九日庚戌百僚入見少頃出會東省奉旨召九路總管頒示新典若有所陳即具以聞除河間真定餘畧有異同復為商確奏裁以定

二十日辛亥内宴不克見是晚工部石里忽（即李）被問堂命都司楊恕提控趙謙同惲等磨勘工匠支銷等簿達曙不寐

廿一日壬子都堂令惲檢討唐人置信牌鎖長官廳事

諸相辨析石里忽事責遂有所歸已刻既雨而雪寒沍盡日

廿二日癸丑入見午刻諸相圓坐讐校九道宣撫殿最時東平撫司民賦有未足者其官對云云省官曰不聞詔條使戶口增差發辦方為稱職其官以不敏謝及議中外新舊官改授定制轉午雨雹蔽地大者如彈丸俄而風作土下如雨黃霧四塞逮酉刻閒開霽

廿三日甲寅司天臺官中順大夫張為雨土事以民勞

上聞明年新都之建遂經始焉
廿四日癸夘極晴朗諸相入朝奏准七道宣撫司所行
條畫
一中統元年科訖差發多有不盡户計所據今歲科
差須管子細照勘務要盡實科徵不致隱漏兼各路
投下户計差發欽奉見降聖旨亦從各路總管府驗
數科徵仰各路管民官照勘本管地面内見住人民
户及不以是何人等應合收係當差者須管從實盡

數科徵見了數目開坐闕部轉行申省聞奏若是中間却有漏落不盡實去處事發到官定將當該官吏嚴行斷罪外宣撫司有失體究者亦行治罪仍先取管民官甘結文字

一中統二年差發雖已立定限次仰各路管民官吏為斟酌彼中事勢催徵如限内併納者聽務要民户安差發辦乃為稱職

一起置信牌事縁為各路遇有催督差發勾追官吏

等事多用委差官併隨衙門勾當人及伊喇祗候人等投下文字不得騷擾民間轉致遲悞官中事務為此議定今後止用信牌催辦一切公事據置到信牌編立字號令長官次官圓簽於長官廳事對鎖收掌如總管府行下州府科催差發并勾追官吏等事所用信牌隨即附簿粘連文字上明標日時定立信牌迴日勾銷并照勘稽遲限次究治施行若雖有文字無信牌或有信牌無文字並不准用迴日即仰本人

賫擎前來赴總管府當廳繳納當該司吏不得一面接受落闕如違究治據府行下司縣其司縣行下所管地面並仰依上施行

一各路所設急遞鋪委自宣撫司提領仍禁約沿路不得奪要文字本管官司亦不得科取差發錢物并照刷遞轉文字如有稽遲日時約量治罪據鋪側近住坐或開店買賣聽過往軍馬使臣人等並不得騷擾遞轉文字除申朝廷省并本路行移官司緊要文

字外其餘閒慢文字不得入遞亦不得私下夾帶一毫物件轉送仍常切存恤不致逃竄失所若有違犯仰宣撫司究治施行

一宣撫司若遇緊要并機密公事須當赴朝省計稟即仰乘坐鋪馬走遞如是尋常公事止令入遞轉發除降去起馬劄子外本司更不得别給起馬劄子

宣撫司起馬五匹　副使四匹

委差官令史人等三匹

一宣撫司官吏及頒俸以來權依使臣分例批支

一宣撫司伊喇祗候人吏及定奪止設人數每司權設二十午刻諸相大合食於省堂之西偏奉旨命平章王文統舉讀史一人遂以詳定官周止膺選

廿五日丙辰諸相按問高麗質子王淳與淇甫事未刻新舊宣撫拜命於省中就付條畫新制及諸換授官資者悉裁遣之

廿六日丁巳辰刻入見上以錢穀大計問平章文統敷

對明敏慮無遺策凡軍國大事皆有成算然後振其要領使例相比

廿七日戊午上命平章王文統與前省官庭辨中元民賦虛實比上年多寡之數若人為語塞

廿八日己未暑氣甚隆有旨昨者比附前政甚優終未服其心也奏准差宣使蒲散禧悉起燕都所有金帛等物是日特旨命趙璧平章政事知政其夜諸掾以會計故達曙不寐

廿九日庚申王相以簿書委積重為規畫授諸掾成算

以備不時顧問

三十日辛酉前相臣安天合授西京路宣撫大使仍錫金虎符特寵異焉未刻堂命惲草宣諭大理及哈喇章俾還本土手詔其辭有云嘉汝等遠自雲南導從選鋒轉戰千里直渡鄂渚以達於此勤已至矣今者俾爾各還本土以遂厥性之語各優賜人有差是日九道所造狐貂衣裘其數畢具王相命省掾王文蔚并惲用棋方抹子通類比附使見估直高下孰省孰費且曰茲蓋史

臣年表遺法固非吏輩所能知也葢有所為而云

五日甲午壬戌朔黎明達官巨僚畢集中省遂檢前省

民賦以上年比中元數多而所入者鮮以中元比上年

戶同而所入者廣論辨者久之前省官屈服始無異議

焉諸相僉曰先後之事明矣遂具以聞夜漏下八刻康

右丞賈郎中傳旨曰若輩無狀凡所以欺蔽不應等事

悉索焉以聞明日癸亥天威雷震前省官始知懼待罪

矣中外聞者有萬口一辭之快是日巳刻東平宣撫司

中國信使郝經等為宋人拘駐蘄州渦口不遣入國事既而知為宋人所誑我實不審所在也未刻復遣户部員外郎王焕催發燕藏諸物

初三日甲子晴朗盡日詰問前省官事是日九道宣撫其先赴攸司及諸換授官入朝陛辭歡聲和氣洋洋郁郁滿皇都而載歸路矣上京路總管忙占都喜見諸相於都堂識所謂海魚九尾者

四日乙丑問前省官事

五日丙寅問前省官事巳刻寥休上人來自南庵諸相
就謁於龍光北寺識所謂温庵主者未刻有旨命宣撫
姚樞赴省同議軍須調度等事姚守公茂柳城人資明亮渠識有理學嘗從征
大理有佐命至元改元轉天下官公力為多上嘗曰公茂善談論物之圓者只說出枘來官至中書左丞終翰
林承旨是日左司都事楊恕傳都堂鈞旨令惲草移宋三
省牒文向夕陰晦大風其牒草云大蒙古國行中書省
移宋三省皇帝即位之初重惜南北生靈之故一視同
仁首主和議特遣信使敬奉國書講信脩睦往年征進

大軍即令分還本屯仍嚴勑邊將非奉上命毋得妄動爰自行人銜命已來載更歲律寂無來音其餘講脩之事將如何哉不惟有失忱辭反啟邊釁以至攻圍我上蔡侵軼我鄧鄗襲華陽擾隨州刼掠真陽數犯漣水皆出於使軺已入彼境之後夫信與義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一旦捐棄曲直所在自有任其責者矣若和議可必即當速遣重使與我行人偕來其或逗留歲月別有異議請選師徒具戈甲預致師期相與會獵于江南之

地可也於斯二者惟所擇焉比來閫將屢請出師以報

侵疆之役省府謹守聖訓弗允所請不識日者數舉果

何為而然耶今大駕北狩已是南還陛見之日何以為

奏冀早示定議毋坐失良圖以貽後悔

七日戊辰卯刻百夷奉使劉芳成行已刻入見多所陳

奏皆常例事內一條禁不得以馬挽車引碾及無故屠

宰重兵力也是日發郎國遣人貢獻卉服諸物其使自

本土達上都已踰三年說其國在回紇極西徼常晝不

夜野鼠出穴乃是入夕人死衆竭誠籲天閒有甦者蠅蚋悉自木出婦人頗姸美男子例碧眼黃髮所經凃有二海一則踰月一則朞月可度其船艘大可載五六百人其所獻醆斝蓋海鳥大卵分而為之酌以凉醑即温豈世所謂温凉盞者耶上嘉其遠來回賜金帛甚渥是日懷孟路勸農官王秉中字仲撝來王相令訪問枋口去路六十里屬濟源縣所開水利即今溉民田幾何仲撝曰水舊名古秦渠蓋魏末司馬孚創脩至隋盧賁復開

治唐太和間河陽節度使大加疏導㵲河內河陽溫濟武陟五縣民田五千餘頃宋天聖初枋堰始壞至是仲撝復為起廢又云初興役時掘地丈餘得柏枋數十段稱曰枋口豈因是得名乎是夜內庭官呼嚕布哈布琳濟達第二子時年三十一歲飲諸相於中省既夕繼之以火二鼓方散八日巳巳對問前行部尚書馬烏呼納事所牒宋三省又移河南宣撫史公令改作經略司牒宋淮東制司施行就令選官充詳問官者經略公以太原士人崔明道

為使南京兵馬副都李合義貳焉以往（其意蓋以或有不順先以省檄牒之則後無繼焉故也）堂議中書出政之地人雜遝莫能禁奏准令集賽丹二人監約省庭閽自是中省之務頗清肅焉是日都堂命惲編類歷代水利營屯田漕運錢幣租庸調等法及漢唐已來宮殿制度等事已刻上御萬安閣四川楊侍郎遣其子以弓矢等物具表來獻及迴上以手詔答之楊大淵省表具之朕恪守王封遽膺推戴即位之始不遑康寧惟爾遠戍邊陲久服戎政身外心內

來陳賀章宜加寵答之辭以勵忠貞之節故兹詔示想
宜知悉又一回紇醫者貢槖駝三十頭鞍具幪帕全光
彩照地鳴鼓吹螺自皋門而入又一回紇贄栗色宛馬
入拜玉面鹿身聳立如畫所謂脫必察者也申刻省起
諸相候廉右丞疾
九日庚午推問馬烏呼納事已是日皇弟穆克大王世
子昌童封永寧王仍改父王玉寶為金印命惲討論古
今諸侯王印制遂製紐為駝作三臺其文曰永寧王印

十日辛未堂議欲以元寳鈔背用關防印誌既而議不便但令比户粉壁嚴僞造之禁從楊宣撫果議也有旨遣上都同知阿哈瑪特點燕京萬億庫諸色物貨

十一日壬申堂議曰古者天子有八寳葢所以崇天授而鎮萬方也今朝廷所用止一寳而已欲議奏令印工李并餘寳皆刻而為之用古文竒篆殆受命璽然惲曰此非可輕議也又務繁需再議焉已刻上手詔宣諭四川侍郎楊恭曰勇冠諸將名配古人知大義之可為籍

諸城而來附獻以金帶示以誥戕載詳終始之誠宜示
褒崇之禮可特賜虎符充夔府路行省兼安撫勾當更
宜招懐未附共底丕平但桑蔭不移而能立其功雖茆
土至重而朕無所惜其賜卿其物至可領也諸相大合
食達官巨僚於都坐皆需醉而罷
十二日癸酉有吉先呂首相二三人入朝餘俟命於省
署既而以大宴不克見上都留守同知阿哈瑪特兼太倉
使請立和糴所以溢廩庾堂議以曹人李亨字通甫勾

當和糴事改和糴為規措所專倚人事極經畫已而粘米狼戾少尹愛其能焉

十三日甲戌究問前省官一切事理皆有定論令左右司官具奏目然後詳聽已上聞以見上下通知故也午轉大雷電以雨且有雷敵地向夕内省官呼嚕布哈傳旨令前省官及諸路在都管民等官詰旦集闕下以聽

聖訓

明日己亥寅刻詔罷東平路管民總管無行軍萬户嚴

忠濟仍敕戒諸路官寮無是效焉國有常刑犯不容不嚴其初授制辭有云爾父承國家興運左右將士同心戮力封植東平施為名藩我祖宗嘉爾父之功乃建為侯自爾嗣位又廿年朕初即政復命襲爵往即乃封敬之慎之其脩德砥行自立名節勉圖後效無忝先猷至是未見顯咎遽為黜罷或者不知而異焉未刻諸相退朝圓坐按問李宣撫王正之等事既而廉右丞傳旨召平章王文統遂入見上於香閤夜漏不廿刻方退

十五日丙子誅東平經歷官邢衛銓初邢以事告叅政張易詰對於上前邢欵服命諸相監戮於都城東十里外張手剸其腹從初請也

十六日丁丑雨廉右丞耶律中書張叅政王平章推攷定奪諸路戶口等事

十七日戊寅諸相復定擬大明西京北京賦稅戶口未刻藏春仲晦來朝諸相就見於李虞卿宅略話而退是日巳刻上臨軒親諭諸路總尹遂以前東平總管嚴忠

濟弟忠範為東平總管仍戒之曰凡弟天倫事至於此朕甚憫焉今予命爾尹茲東土非以訟受之也彼所責匪輕敬哉今而後苟不克荷非若汝兄幸而免也至是知忠濟之失皆為其弟所發因各賜馬酮慰遣復有改故從新之諭又黜大名路達嚕噶齊阿嚕嚕河西人小李鉗部之子也

十八日己卯晴暑上召前濟南宣撫宋子貞真定宣撫劉肅河東宣撫張德輝北京宣撫楊果於內殿以擢用輔弼為問楊果等前奏曰王文統材略規模朝士罕見

其比然以驟加登庸物論不無新舊之間如史天澤累朝舊臣勳碩昭著若使宅百揆大饜人望令文統輩經畫其間則省事成矣上曰置史某相位念之久矣卿等所言允協朕意因賜食而退

十九日庚辰入見奏裁大拜及六部事詔以世臣巴哈經略史天澤為右丞相巴哈時三十三歲憲宗朝集賽毋長領斷事官其祖太祖神元皇帝朝功臣父伊遜圖哈憲宗朝萬夫長呼嚕布哈耶律鑄為左丞相呼嚕布

哈時年三十一歲父布琳吉台官人塔齊爾廉右丞平章政事塔齊爾時年廿八歲其父憲宗朝世臣千夫長張參政為右丞宣撫楊果宣撫商挺參知政事餘如故是日諸相入見將退上慰平章文統曰卿春秋高恐勞於奏請令後可運籌省幄若有大議須面陳者及朕有所咨訪入見小事令人奏來不必煩卿也上以王姬下嫁午刻幸新桓御營

廿日辛巳奉旨命承旨王鶚定撰諸相制詞

廿一日壬午時暑闔省大燕慶新除也時既相史公所事皆倚重焉丞相曰天澤武臣何克負荷但物務未安者老夫通譯其間為諸君條達耳相則予曷敢當衆愈服其謙抑皆霑醉而散是晚承旨王公命惲賫所撰制詞呈省其文通作一卷實封細銜書名上用院印或問焉曰白麻蓋自中出令實封防其外泄亦唐人鎖院之意也既披詳或欲有所更定惲力言其不可昔楊億以一壞字不勝其恧況改作乎第修飾之可也其史相詞

頭有惟卿世篤忠貞材兼文武樹戰功於疆埸卿力良多論機務于廟堂朕心允協宜示百寮之式俾居諸相之先可特授中書右丞相卿其振紀綱崇體要往服新寵以壯舊猷廉布憲惟卿秀拔父兄學尊師友往綏諸道視民一似如傷就建行臺臨事毅然有斷宜從政轄進署相銜可超授平章政事惟暨乃心以荅朕命楊果擢秀詞科馳聲劇縣佐南州之經略才已見稱專北郡之撫綏人皆受賜政之叅決僉曰汝諧可特授叅知政

事祗服寵休益思報稱

廿二日癸未申刻堂議定省規一十條

其一曰凡三日一奏事軍國急務不拘此限

其二曰置勤政簿一扇凡公議已定事詳見於簿讀

一譯不得增减言得日標題於逐欵之上還省立檢

圓覆定行

其三曰圓議定時首領官先擬定其事自下而上相

次剖決議定題押批判若事關利害情見不同者各

具奏禀

其四曰圓議時非定員不與知本房者不在迴避之限若事涉機密者以次請退

其五曰同僚赴省日出為期停午乃起旬一日暇事遇急速不拘此限有疾故者須令報知庶免延待而已

其六曰省府官并屬官各家不許受詞訟公文

其七曰如遇闕員圓議公選不得用門下人補充

其八曰省府通譯史額定選充餘者不與

其九曰奏事上前宣讀通譯人各一員

其十曰凡告事說事者聽畢避其人公議定然後回

答僉曰所畫理到遂施行焉

廿四日乙酉巳刻奏准紐赫中書授平章政事北京行

省前歸德府管民總管張子良為河南宣撫使張字漢臣以名

行午刻令郎中賈居貞照勘一切換授宣牌事無有稽

緩

廿五日丙戌平章塔齊爾日令叅政楊公說通鑑三五段是日至吳太子明蜜中鼠矢事塔公掩卷曰我試為論之與正說合一省為屬目富察禧起燕京帑藏至上都辰刻上觀於內藏喜甚曰自祖宗已來未有如是之多也申刻平章廉公郎中賈居貞掾高明赴新桓御營奏事堂議專委叅政楊公定奪內外新舊官資是日諸相授麻制於都堂詔下中外稱賀不勝其喜曰自國朝開創已來論其得賢於斯為盛時有言綦陽鐵官不便

者大抵其民皆殷實上户歳官得鐵甚鮮不能當歳輸
包緜稅石之數若用此易鐵可增官爐數倍之上堂議
曰若奏上朝廷即從然不重慮恐未免横議仍令惲與
工掾李昺計勘一歳常課所造幾何横造幾何一歳通
可用鐵幾何在都廣備庫見有鐵幾何且可支幾年用
度其外路應有鐵貨可支幾年用度既已公曰未也若
令民間興爐官為抽取凡幾爐一歳通可得鐵幾何既
已公曰未也若都除内外見有數目止以民間一歳抽

到鐵數可供幾年正横造作用度既已公曰未也若將治户合人差税取酌中價直一歲委可易鐵幾何有無少餘既已公曰未也更為積筭一歲合用礦炭支役且以酌中定數有無虧損官民既已公曰未也更為大約鐵官一歲及上下一切侵漁措克虚耗官物幾何既已公曰可矣明日奏上果有恐失悮造作為言者以是應之遂罷治户歸民因訓惲等曰書生論事大槩不差及詢其所以方略鮮有不遲疑者若將讀書苦心移之治此只一燈

之功爾於政事何有汝等勵精焉可也何患茲位之不到哉是日布琳哈雅授御史大夫燕大司農省諭一切言告事人不得私家請謁投訴遵新令也

廿七日戊子亭午右丞相史公赴永寧王榮授改鑄駞紐金印餘相圓坐照對燕京路民賦未刻掌記魏初來自燕城申刻定議公府署押事右丞相史公與丞相呼嚕布哈五日輪番一秉筆長官從上押右者處外邉一左一右以次而下圓坐亦然所謂廟坐廟畫也日將夕

有大流星隕自巽位白光照野移時方散是日劉宣撫才卿說前朝省府各房止立鈎吉簿無行卷六部應呈事務左右司官議定可否粘方帖於部呈上書送宇得都座准議省雜批鈎吉於後其左右司元書送帖亦不揭去用省印傳其上蓋上下互為之防然後送部施行燕京路宣撫徐世隆威卿說舊日户部設審計科以料週歲所入幾何經費幾何遇有支發至十萬貫部方呈省大抵係常例有定體者如百官貫石之類是也外郎

邢敏説舊曰郎中與外郎都事另幕坐是年秋與郎中不同處矣及有所編省臺定式亦有可取者劉宣撫又説舊日殿上奏事止左右兩司郎中其人賢遇執政有闕即拜參知政事

廿八日己丑右丞相史公首秉判署是日命掌記魏初令史馮崧執掌奏事諸簿午刻奉旨定擬中行兩省去留人員抵暮張右丞下朝説所奏事天顔甚喜史丞相張左丞楊參政留中王平章廉平章張右丞行省事

於燕
廿九日庚寅催督中外一切未經換授宣牌等事恐留難故也省退王相置酒私第會劉才卿宋周臣姚公茂王百一賈漢卿張耀卿許仲平李士都蓋留別故也是日嚴忠範授東平路總管李士都授翰林侍讀學士其制辭曰李昶學禮傳家明經登第練國家之故典經士行之操脩方當青史之編宜與玉堂之選宜公褒貶以示勸懲

夏六月辛夘朔夘刻艮方有青紫二氣横亘間錯長袤數十丈移時弗散已而霧雨交作不見天官書云凡星變氛祲三日内有雨大小凶咎即亡嘗以理推之乖則致異和則爲雨既和而雨其災自無經曰往遇雨則吉是也

秋澗集卷八十一